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三回 亂花漸欲迷人眼

先別管什麼仙人，自己既無機緣，也不必強求。至於老頭是不是仙人，那也不重要，問題在那個挨餓的小孩。就算自己有心學習修行，學習自我控制，但是答應老頭要救人的事，總得說話算話吧！老頭說得不錯，順水人情算不上好人。再說是不是好人不重要，救人第一，如果小孩餓死了，自己一輩子都不能自我原宥，那修行又有什麼用？誰要修仙？修得成嗎？誰知道剛才才是真實還是幻境？還是找小孩子要緊！

想到這裡，錢昆振作精神，打量了一下，月光幽暗，四周黑忽忽的。記得那老頭子是往山上跑的，那麼就上山找吧！

這座山並不高，不久錢昆就爬到山頭，極目四望，月色下除了天心露出微弱的星光外，方圓百里的大地上，竟連一點燈火也見不著。錢昆並不怕蛇虺蟲豸，他只恨自己反應遲鈍，眼睜睜的看著老頭走了，也不問個清楚！

在靜夜中，山下突然傳來隱約的哭泣聲。錢昆側耳傾聽，一個女性的聲音，隨風斷斷續續地飄來：「我……的……兒……啊……」

錢昆聽得心神大震，是的，找到了！可是，孩子卻死了！

他顧不得腳下被石塊及草枝扎得生痛，對準哭聲方向，一個勁地往下跑。眼前黑影幢幢，棘茅塞路，偏偏東西不知，地形難辨。只覺得耳邊風生，也不知是向上還是往下，突然，錢昆一腳踩空，身體憑空落下。

「糟了，我如果失足了……」

迷糊中，錢昆覺得身邊似乎相當暖和，眼前也泛著微弱的燈光。他睜眼一看，竟然置身在一間約十尺見方的草屋內，幾件粗木架設的桌椅，整齊地擺放在一角。自己睡在麥稈鋪成的地薦上，一盞豆油燈在昏黃中搖曳。

錢昆試著坐起來，身上沒有什麼異樣。他捏捏手腳，發覺一切正常，不由得納悶起來，記得自己跌倒了，怎麼會在這裡呢？

就在這時，柴門被推開，一位少女手捧臉盆走進來，她腦後紮著一根辮子，衣著樸素潔淨。

錢昆連忙起身問：「請問姑娘，我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

那姑娘臉上猶似淚痕未乾，淡淡地說：「你從崖上摔下來了，幸而跌在麥稈堆上，沒有受傷，我們就把你抬進來。」

「哦！那真多謝了，可是在下有樁重要的事不能耽擱。姑娘救命恩德，只有等來日再回報了！」說完，他向姑娘行了一個禮，正準備離去。往身上一摸，背包及腰帶上綁著的食物已經不見了。錢昆急得全身混摸，眼睛卻向四處搜索。

姑娘板起臉，說：「怎麼？身上有蟲子？一定是你帶來的！沒摔死是你命大，我們不過把你抬進來而已。你不領情儘管走，可別在這裡作鬼作怪的！」說完，她氣呼呼地回頭就要出去。

「姑娘妳誤會了！」錢昆連忙說：「我是在找個東西，不知放到哪裡了！」

「還有哪裡？我們窮，房子就這麼兩間，東西全在這裡。抬你進來時，除了你那珍貴的身子，可沒見到還有什麼東西！」

「嘎！可能是在路上掉了。」錢昆失望已極，這還救誰去？

「那你就請便吧！」

錢昆又楞住了，既然已不能去救人，這裡又受了別人救命之恩，怎麼能說走就走？但是主人已下逐客令了，還能不能不走嗎？

「怎麼？還在想你那些寶貝？能值多少錢？真是小氣……」說到一半，突然察覺自己失言了，她連忙掉過頭去，捂住嘴巴。

「不是小氣，是……」錢昆想解釋，又不便說自己要救人。

「是什麼？是捨不得？老實告訴你，那些垃圾早被我扔了。這麼大個男人，幾件衣服臭了，幾個饅頭都壓成乾粉了，居然還看得像個寶！」

「啊呀！姑娘行個好，衣服倒沒什麼，那饅頭扔到哪裡了？」

「哪裡？山溝裡！」

「糟了！」錢昆突然想到，要救人，為什麼不向這位姑娘討一點？「嗯……能不能請姑娘大發慈悲？」

姑娘笑了，說：「你早這麼說就好商量的了，不過是幾個饅頭嘛，你一定餓昏了，乾脆好人做到底，你要用羊肉湯泡，還是山雞汁？」

「不！不！不是在下要吃的。」

「那就奇了，這裡還有誰？」姑娘舉頭四望。

「是一個孩子，快要餓死了。」錢昆不得不說出來。

「真的？孩子在哪裡？這方圓十里內，就只有我們一家！」

「我也不知道在哪裡。」

「那你怎麼知道他快餓死了？」

「是個老頭子告訴我的！」

「老頭子呢？」

「跑到這邊山上來了。」

「什麼老頭子？」突然一聲斷喝，把錢昆嚇了一跳。柴門旁站著一位中年婦人，面色慘白，兩隻眼睛泛著血絲，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。

「姐姐，我叫妳不要過來！」

「別的我不管，這小子提到要死的孩子，一定是我們的老對頭！」

「是不是他，我自自有分寸，妳別管！」少女神色間有一股威嚴，婦人不再多說，狠狠瞪了錢昆一眼，這才悻悻退出。

少女對錢昆嫣然一笑，說：「請別見怪，家裡只有我們姐妹倆，我們姓胡，姐姐叫甲姬，我叫乙姬。我們在這山坡前承包了幾公頃地，幹幹科學種田。剛才我姐姐的兒子被一個老頭搶走了，現在心情很壞。」

「那老頭子是不是穿一件青灰大褂，面龐清瘦，白鬚鬚根根見肉？」

乙姬想了想，說：「不大像，你是怎麼遇到他的？」

錢昆便把傍晚的事說了一遍，乙姬聽得很仔細，在說到傻道人、痴仙子時，她臉色略微一變。一直等到錢昆說完，她才輕描淡寫地說：「不是這個老頭，倒是後來你遇到的那兩個人大有來頭。傳說他們是神仙，只是我們這些俗人無緣見到。你一個外鄉人，不僅看到了，還跟他們聊天，真是有福氣。」

錢昆說：「我是個無知無識的人，只是不習慣那種一成不變的工作，寧願遊山玩水，沒想到今天碰到這些奇事。」

乙姬想了一想，慨然道：「這樣吧！顯然你遲早是神仙中人，天下有你這等機緣的，恐怕打著燈籠也找不到。不瞞你說，我姐妹倆也不是普通人，否則也不敢住在這深山惡水之中。既然傻道人提到修行的事，你又有如璞玉。這樣好了，你不妨暫留一會，我把仙神之事講給你聽。只是我們隸屬截教，你自有你的機緣，增加一些見識無妨，倒毋需向我們學習。我也是受了高人指點，今天與你結一段善緣，也是修為。」

錢昆心裡非常矛盾，眼前這位乙姬，行事落落大方，讓人頗有好感。真能蒙她指點，學習一些道理，自是求之不得。但是孩子的事，怎能就此放在一邊呢？乙姬說了半天，卻一直未把孩子的生死放在心上，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？

「謝謝姑娘好意，不管那老頭說的是真是假，既然知道有個快死的孩子，我沒有盡到心力，心中實在難安。」

「那你打算怎麼辦？上哪兒去找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總要盡心盡力才是。」

「這話雖不錯，天下這麼大，你要找到什麼時候才算盡了心力？」

「只怪我糊塗，輕易答應了那位老人，找不到我也要找。」

「你真駭！就算要找，也等天亮了再說。」

「多謝好意，只怕明天就來不及了。」

「如果那個孩子一時半刻就要餓死了，老頭還會跟你胡扯半天嗎？」

「可是，他騙我做什麼？」

「人與人嘛，不過是信念的考驗，你有心就算通過了。」

「考驗？我又不認識他！」

「正是不認識，才要考驗。」

錢昆一想，這話也有道理，老頭健步如飛，臨時弄點吃的也不是難事。這中間一定還有文章，現在外頭什麼都看不見，不如等天明再說。

當下，錢昆按捺心神，聆聽乙姬談論修行之事。

乙姬所知雖不全，卻已經讓錢昆大開眼界了。

原來乾坤宇宙的結構是一個整體，時間空間都是固定的，運行其中的天地人三界稱為三才。闡釋這個道理的宗派是稱「闡教」，演進到漢朝，由於尊奉老子的《道德經》，故改稱道教。闡教認為人體中有三尸蟲，一居腦中，好名利；一居口中，好美食；一居下腹，好色慾。若三尸蟲不滅，人就滯居塵世，循私逐慾。

人受到三尸蟲的愚弄，妄想滿足感官，是人界的真實寫照。然而世世代代下來，總有些大德看出人生端倪，產生追求認知的動機和行為。漸漸能由人界返溯天界，透悉宇宙中公私之別。覺悟之後以修煉去私克慾，斬除三尸蟲，由小我到達大我，最終融通天理，神晉天界，回歸永恆。

然而並非人人都有這種認知，人間的權利聲色，在在都是私念聚斂而來。很多人修為不足，或是造孽太深，便沉淪慾界。這種人一直要到歷盡艱苦，由覺而悟，進而努力修持，才有希望瞭解天機，進一步得證真如。

闡教首重人界的修行，以闡釋天道為教條。然而在得悉天道之前，要先知做人之道，後世諸多聖賢都由人道逐步進窺天道。

修行即修身養性，兼以服氣辟穀，門下首重品性道德，修行條件極為艱苦，時間也特別長久。一旦修成，三尸盡泯，即成大羅金仙。

然而人有靈智，也就難免投機取巧，因而產生了截教。截教創自通天教主，原與闡教同源，師法鴻鈞道人，因不服三清以道德為尊，轉以吞吐日月精華，增益陰陽神髓，專修各種法術。因截教著重載人補己，不免有損德行，素為闡教所忌。

在地界眾生中，有些畜類比較接近人類，如果能累世勤修，也不難由畜生道進入人道，夙根厚者，也有修至天道的機緣。但不論是人是畜，急功近利之徒，往往竭盡心思，利用旁門左道，希望一步登天。

在初，截教只是一種速成的法門，因為少了循序漸進的過程，再加上截教不重德行，以致教下良莠不齊。因之截教流傳雖廣，修習者眾，但真能得道者，卻是百不得一。更糟的是德行未修，就先有了法力技術。有些自制能力不足的，難免為了私慾妄用法術，反而因此造了不少罪孽。

當年黃帝大戰蚩尤，得截教之助力甚多，所以昊天欽命，由玉清統率，三教並談（三教即闡教、截教和人道，後者又稱儒教，以重視人倫關係著稱），千年來相安無事。但即令是天界中人私罕存，也不表示絕對大公。尤其天界逍遙，諸仙日久頑生，靜極思動，修為淺者難免道心不寧。

所以，天界每隔四千九百年便有一次天劫，以免大羅金仙荒於修持。至於修為較次的地仙，則每一千五百年有所謂的群仙地劫。最後是每次人間改朝換代，再加上神界搬風移位的人劫，時間則是三、五百年不等。這些在在都是嚴酷的考驗，也是乾坤宇宙恆動，循環不已的一種既定規律。

以乙姬所知，人劫剛剛過去，四九天劫即將到來。應劫諸仙都已降世為人，再經人世的歷練，通過考驗的，將晉昇天界；修為火候不足的，則貶罰為地神，服務地界；至於孽重難返的，則墜入人、畜、眾生道中。

倘若撇開這些不談，時間與空間相當於陳列的舞台，各種事件貫穿其間，都不外乎一種既定的流程。當舞台上鑼鼓喧天，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忘情地演出，「你方唱罷我登場」，人戲已渾然一體。

導戲之人是旁觀者，他深悉每個細節及步驟，嚴格按照腳本控管。他在一旁觀察，或改進戲情，或調整角色，這種人相當於「天」。任何演員只要具備足夠的經驗，都可以登堂入室，做一個成功的導演。

坐在台下看戲的觀眾為地，算是戲迷，七情六慾隨著台上的情節奔馳，若神魂競注，本源盡迷，遂唯舞台是識。

宏觀上看來，世人無非天、地、人三種角色。能成為天者，百十年難得一見，人倒是常見，地則比比皆是。在過程上，由地而人，生生世世不過圍繞著功名利祿打轉。唯有當人看透了，戲演精了，才能升格為導演，晉級天界。

若以功能性來看，天界是精神結構，無形無質，卻是乾坤宇宙決定性的關鍵。自昊天上帝開天闢地後，有三清各司其職，上清為元始天尊，負責品德修為及道術法力；太清指太上老君，專司思想體系和理論基礎；玉清則為靈寶天尊，掌管神仙職守、賞罰功過。

地界是物質結構，有形有質，稱為體，其中獨立且自成系統的體，即為眾生。眾生由無識漸及有識，有識即人界，人界以五官與物界的形質溝通，以知有無；又用意識與天界溝通，以知趨避，故人界是變化的結構。

人常以萬物之靈自居，實則大謬不然。人界也可概分三類，一為有自知之明的角色，不論功過成敗，總能保持客觀立場，照本宣科。次者努力演出，但限於主觀，不是表現過於激烈，就是有所不足。下焉者只是跑跑龍套，連什麼是靈都難得明瞭。

人源自地界，經長時期之進化而來。在生理上，身體之變化有限，是以一應食色之性與畜生大同小異。然而生理只是些血肉機構，人之整體卻表現在生活中不斷積累的「靈氣」。靈氣是宇宙恆動之機，常存於天地間，是抽象的，其聚合隨進化而發展，每每因機運而生，分分合合，永無已時。

人之生理僅具血氣，靈氣則居心、大腦中。血氣支配人之肢體，肢體依靠感官探索利、害，有利趨之，有害則避之。當利害交集於心，是稱「慾」，人若有慾，血氣必盛。兩者因果相循，人生遂浮沉慾海，靈氣蕩然無存矣。

上智之人有鑑於此，乃克慾去私，潛心觀察靈性之源頭，是謂之「修」。循此靈性之源頭，直通宇宙之真實，是稱為「道」。修道之人為求清淨，多居深山，以免塵擾，人尊之為「仙」。修為年久，三尸去盡即謂得道。得道之人，其靈與天齊，便稱之為「神」。

神仙向靈離慾，與感官世界分屬兩個極端。重慾之人，感官需求強烈，靈不可見。即令是在舞台上，眾目睽睽，縱慾之人亦不

免醜態畢露。

在靈慾兩者之間，則是些掙扎浮沉的迷失者。世世代代下來，清者向上，濁者下沉。唯有能看出端倪，能摒除感官之慾的人，得以返溯天界。

因此，就有了所謂的人間世，這裡紅塵萬丈，酣歌勁舞，人們浮沉其中，不過滿足一下感官需求。但由於能量變化不定，每個人的榮辱得失互見，利益既得者為求長保所得，便量身塑造了一種規律、制度，久而久之，遂成為人間世的主流。

當然，人間世只重視人間，只能滿足人的身體感官需求。對於浮沉在靈慾之間的大眾而言，功名利祿是追求的對象，成敗得失便成為形影不離的伴侶。

儒家的孔子有鑒於此，力主「人與人之間」應實行「仁」道。他們不談「鬼神」，認為如果連做人都不成功，空談一些自己不瞭解的事物，又有什麼意義？這種積極入世之法，成為後世聖賢尊循的不二至理。

只是人不能免於生死，即令經世濟民，也要問其最終目的何在？儒家只談承先啟後，僅知生老病死，而且極力主張倫理道德，鼓吹禮儀中庸。

印度的釋迦牟尼佛立刻填補了這一頁空白，他經過覺悟，領略了主、客觀二元世界的相對現象，前者是虛幻的覺，屬於感官認知；後者則是客觀的悟，屬於佛性涅槃。人是發生在這二元世界中的過程，已悟者得升佛境，而未覺者則下墮輪迴。

二人坐在草褥上，言談間乙姬有意無意挨近錢昆。錢昆聽得入神，對乙姬所言雖然不十分瞭解，心思卻完全被吸引了。這些事生平連想都沒有想過，聽來真假難明，是非莫辨，卻頗能引人遐思。

突然，一陣幽香由近身的乙姬頸項間透出，一直鑽進錢昆的肺腑。那香味一進入身體，竟令人心神盪漾，四肢酥軟，心跳加速，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慾望。

錢昆感到不安，他閱歷不豐，行事做人全靠直覺。不論直覺正確與否，他始終能堅持，因而形成個人獨特的根性。

錢昆正值君子好逑之齡，眼前佳人，有什麼好猶豫的？他只是覺得這樣不妥，見面才不到幾小時，談不上有什麼認識，誰知道會惹什麼麻煩？他怕為難乙姬，慢慢把身體往後挪，移到了草褥邊沿。

乙姬說得越來越興奮，一時間竟渾然忘我，儘往錢昆身上湊去。錢昆無奈，只好藉故站起來，在屋內活動一下筋骨，故意坐到草蓆的另一端。

這樣一直談到晨光微熹，甲姬已敲了兩次門，乙姬只順口說：「等一下，我馬上來。」最後一次，她眼看天色愈來愈明亮，只好打斷談話，慎重地對錢昆說：「據我所知，先生也是天仙降世，只是目前靈智已泯，至於未來是福是禍，小女子也難以相告……」突然門外晨雞驚啼，乙姬聞聲臉色大變，連忙起身，急切地說：「我非走不可了，如果以後還有機會，希望先生不要忘了此刻。」

錢昆正聽得來勁，哪捨得就此打住，見乙姬驚惶失措，便問：「胡姑娘急什麼？妳還沒有告訴我怎樣修行呢！」

乙姬面色慘然，說：「老實說，小女子原是畜類，只因向道心切，故投身截教。修為年淺，只能在夜間幻化人形，如今是受人之托，點化於你……」說時，外面又是一聲喔喔，她顧不得話未說完，回身便走。

錢昆不相信世上有披人皮的畜生，更不信眼前這位如花似玉的俏佳人，竟然是畜類！怎麼自己沒有看出來？錢昆顧不得初識，一把拉住乙姬後衫，說：「胡姑娘請稍候，就算是畜類，昨夜救命恩情還是一樣的！」

乙姬返身急道：「我知先生是個端人，但目前很多情事尚未知曉。長話短說，晨雞再叫一聲，我就會變回原形了，這是昊天上帝制定的規矩。一旦變回原形，我就喪失法力，不能與先生交談了，求求你放了我，讓我走吧！」

錢昆哪裡知道有這些麻煩，做人已大不易，誰曉得身為畜生，更是不能自主。看她十萬火急，錢昆只得鬆手，乙姬正要隱遁，已聽到第三聲雞鳴。錢昆眼前頓然一亮，景象陡變。他游目四顧，自己好像身在一個隱匿的谷地中。不僅乙姬不見蹤跡，連方才的茅屋也不知所在。面前只有一隻純白狐狸，委頓蜷伏在地。

一天之間奇遇連連，錢昆想了想，才領悟到地上蜷曲的狐狸，正是被自己拉住，來不及遁形的乙姬。他雖難以置信，內心卻甚為羞愧，蹲下去輕輕撫摸牠的頸毛，溫言道：「想必妳就是方才的乙姬了，姑娘的話我必牢記在心。至於姑娘是人是畜，在下看來沒有一點分別。只可惜我以為你能幫我找尋那孩子的下落，現在我只好一個人去了，可是空手前往，就算找到了，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那狐狸聽了，勉強立起，啣住錢昆的衣角，他問：「妳要帶路？」

狐狸點點頭，轉身向斜坡行去，錢昆尾隨在後。剛剛走上斜坡，錢昆走近一看，原來那裡有個小洞，上有垂石如覆釜，洞口叢茅蒙茸，隱秘異常，想來就是牠的窩穴。他正彎腰想探個究竟，突然一陣狂風掃過，天旋地轉，錢昆頭昏目眩，身體輕飄飄的，像是飛上青天，接著就人事不知了。

陽光照得眼睛刺痛，錢昆猛然驚醒，坐起一看，自己竟然睡倒樹下。再一回想，前情依稀，昨夜真是夢見鬼了！

眼前石崖峭立，空中桂花飄馥，錢昆斜靠著大樹，迷離地四下張望。不遠處竟是自己念茲在茲的那包饅饅，只是已爬滿了大黃螞蟻。

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仙人所坐的如玉青石呢？山光湖盪，垂柳蘆葦呢？自己不是爬上山頭了嗎？狐狸窩呢？他順著山勢一看，過了這棵老桂，前面削崖穹壁，蒼苔肥厚，連猿猴也無法攀援！

顯然又是黃粱夢！想想自己真是無聊，先前做的夢還有些意境。後來那個春夢，簡直是色慾薰心，竟然夢到與一個狐狸精談玄說怪！

錢昆懶得再想，決定下山，繼續前行。走到一個河叉處時，有個年輕人向他問路。原來那人名叫林桂芳，也喜歡遊山玩水，二人談得頗為投機。

二人邊走邊談，才走到一處村莊口，見前面圍著一大群人，裡頭還傳出爭吵聲。錢昆不以為意，逕往前走。林桂芳卻是年輕好事，執意要擠進去看看。

只見一個老頭子躺在地上比手劃腳，硬指那小販的粟米是假的。當地民風淳樸，很少有人欺騙耍詐，難得見到這種奇事。有人還問：「這粟米假得起來嗎？」

「天底下有什麼東西沒假的？有些人連人都是假的！」

「連人都有假的？」眾人無不哈哈大笑。

「當然，」老頭理直氣壯地說：「誰敢說他是真人？」

有個小個子拍著胸脯說：「老頭子！看我，我可是真人！」

「憑什麼證明？」

「憑我那話兒大！」眾人無不笑得打跌。小個子忿忿地說：「不服氣？你們誰敢當場比劃比劃？」

「要比劃？看那邊！」老頭子往左前方一指，眾人紛紛閃開，路上有個壯漢，正牽著驢慢慢走過來。老頭說：「別說大話！你敢比嗎？」

眾人見那驢胯下拖著巨大的一根，就像第五隻腳一般。再回頭看看小個子，都禁不住開懷大笑，小個子簡直無地自容。

「老頭子欺負人！那是驢！不是人！」

老頭大聲說：「是你自己說的，那話兒大就是真人呀！」

錢昆已經走過人群，聽到這個聲音，心中砰然作響，正是那個老頭！他回身奮力排開圍觀的群眾，硬往裡頭擠去。

「那你說，怎樣才是真人？」

「我只能告訴你，什麼是假人。」

「要能馬上見真章才算！」

「當然，馬上讓你們見識見識。」

錢昆剛擠到裡面，逍遙子馬上爬到他腳下，一把拉住錢昆的褲角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兒呀！你死得好慘呀！」

眾人嘖嘖稱奇：「他是你兒子？」

逍遙子眼一瞪，止住哭聲，說：「你們是聽不懂，還是想不通？我明明哭我兒子死得好慘，難道他是死人？」

這兩天錢昆大有長進，已不再像先前那樣莽撞。他知道逍遙子不是常人，一聲不吭地站在一旁觀察。

見無人理睬，逍遙子又繼續放聲大哭，他越哭越傷心，滿面鼻涕眼淚，他順手扯過錢昆的衣角，便往自己臉上揩。

有人看不下去，說：「您老是怎麼啦？一會賴人家的粟是假的，一會說人有假的，這會又扯著這個後生哭自己的兒子？」

「難道你們沒有眼睛？沒有大腦？沒有心肝？看我老頭子無依無靠，受盡欺凌，竟然沒有人出面主持公道？這樣的世界，人活著還有希望嗎？」

林桂芳見逍遙子鼻涕眼淚盡往錢昆身上抹，他怒火中燒，一腳踹過去，罵道：「你這糟老頭！是誰欺誰？我們又沒招惹你，還不滾遠一點！」

逍遙子被踢得連翻了幾個跟斗，哇哇大叫：「沒有天理！自己火燒眉毛，還要踢別人屁股。好痛！好痛！」

林桂芳還要過去補兩下，錢昆立刻止住他，走上前去，向老頭施了一大禮，說：「老人家，昨天在下去得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誤了事？」

「晚了！晚了！誤了！誤了！」

錢昆大驚：「來不及了嗎？」

「來了！來了！好了！好了！」

錢昆不得要領，但見老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莫非是孩子真死了，鬧得失心瘋？那自己罪孽就大了：「在下昨夜有事，不知那孩子怎樣了！」

「你還能有什麼事？人死不能復生，但是活人等著要死，哪樣重要？」

聽口氣人還活著，錢昆便說：「小子無能，自顧不暇！」

「無能？你老想給人治病？連病徵都不問清楚！治得好人嗎？」逍遙子越想越氣，勃然跳將起來說：「你要救人，人在哪裡都不知道！還想自顧！沒出息！沒出息！誰不是老天爺照顧的？既然如此，算了！我另外找人救我兒子去！」

錢昆忙拉住逍遙子，急道：「老人家請原諒，在下一時心急，說錯話了！」

逍遙子用力甩開錢昆，向人群中鑽去，卻又回頭說：「我老頭一向喜歡給人家第二次機會，那你說說看，你錯在哪裡？」

「在下錯在……」錢昆一時說不上來。想來想去，腦中一片空白，不料再抬頭一看，老頭已經不見了。

林桂芳早不耐煩了，說：「錢兄，最近年辰不好，騙子大風吹。」

錢昆懶得解釋，只說：「謝謝你，我會小心。」

林桂芳要去龍門觀看壺口瀑布，而錢昆則想往西到甘肅去。他們走到澄城附近，一個只有數十戶人家的小村。正打算就此分手，林桂芳見前面有個朱紅招牌，走近一看，橫楣上寫著「天廚」，兩側為一幅對聯，左聯是「店小名氣大」，右聯為「魚少知味多」。那幾個字寫得飛龍走虎，蒼勁有力，不似一般俗品。

林桂芳說：「天廚？名氣大、知味多！嘿！難得這巴掌大的地方，店家竟有這麼大的口氣！錢兄，咱們試試知味不知味！」

錢昆也餓了，兩人便走進店裡。店面有二十多平方公尺，收拾得乾淨雅潔。兩人選了一條生蹦活跳的大鯉魚，做了份「一魚三上鍋」。

第一道鍋是清蒸鯉魚排，將背脊肉切成薄片，用大火蒸三分鐘，再拌上青蔥麻醬，極具特色。第二鍋是紅燒活肉，鯉魚肉鮮味美，唯多細刺。也正因細刺極多，承擔了傳動的能量，肉質才得滑嫩爽口。這種紅燒法先用油煎，讓肉刺分離，再用生抽快煮，香滑爽嫩兼而有之。最後是魚頭熬湯，湯汁泛白，濃鮮稠潤。

二人吃得痛快過癮，邊吃邊聊，不知不覺已吃了個把鐘頭。付完帳走出店門，林桂芳突然腹痛如絞，來不及找尋便所，衝到附近草叢中。辦完事，剛剛走回路邊，他雙腿一軟，竟然倒在地上。

錢昆連忙衝了過去，將林桂芳扶起，見他兩眼緊閉，面無血色。錢昆略諳醫理，給他把脈，發覺脈氣非常微弱，顯然是體虛受寒。他讓林桂芳平躺下來，又回到店中，想問店家附近有沒有醫生。

老闆說：「醫生？當然有，只是他不給人看病！」

錢昆說：「不給人看病，那是什麼醫生？」

「神醫！」

「我沒時間跟你抬槓，哪裡有肯看病的醫生？」

「城裡就有，只是醫道不佳！」

「我這位朋友剛才在這裡吃壞了肚子，急需治療！」

「別賴我！你們倆一道吃的，怎麼你沒事？」

「我不是找你麻煩，只是告訴你實情。」錢昆見老闆不理，又急著說：「這裡總有電話吧？能不能借用一下？」

老闆說：「多大的事哩！不過肚子痛吧！讓我瞧瞧。」

小吃店老闆果然不含糊，他先看看氣色，眉頭一皺，再撥開林桂芳的嘴巴一聞，更是眉尖深鎖，再一搭額，忙說：「老兄！這不是吃壞了肚子，是中了屍毒！」

「屍毒？怎麼可能？」錢昆一見老闆的架式，知道是個行家，誤斷的可能性不大。但是屍毒從何而來？這大半天兩個人一直在一起，只有方才林桂芳去方便，才分開了一會。難道那片雜草中有屍毒？

老闆肯定地說：「錯不了！我那條魚可是活的。」

錢昆央求道：「老闆，你做做好事吧！至少告訴我該怎麼辦？」

老闆搖頭說：「這事難辦！吃活魚，中屍毒！打破小店歷史記錄了。」

錢昆不得已，拉起林桂芳的手臂，打算背他到鎮上求援。

老闆急道：「喂！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錢昆有氣無處出：「幹什麼？總不能讓他在這裡等死吧！」

老闆說：「你這人說話真奇怪，這裡、那裡的，有誰不是在等死？」

錢昆懶得理他，轉身蹲下，把林桂芳的手搭在自己肩上，哪知他的身體簡直重若山嶽，使盡了吃奶的力氣，簡直可以說是文風

未動。錢昆糊塗了，難道又在做夢了？

這時，一個六十多歲的婆子，從對面走來，她邊走邊唱：「一問寒熱二問汗，三問頭身四問便，五問飲食六問胸，七聾八渴俱當辨，九問舊病十問因，再兼服藥參機變。」

咦！這不是「十問歌」②的口訣嗎？他忙起身過對街，攔著她問：「老婆婆，請問妳在唱什麼？」

老婆婆說：「流行歌曲呀！好聽嚟？」

錢昆說：「好聽好聽！是誰教妳的？」

老婆婆說：「哪要人教嚟？聽聽卡拉奧凱不就得了？你愛聽，我再唱一首給你聽：肺朝百脈，脈會太淵……」太淵是穴道名，又名太泉、鬼心，正當手腕一寸（寸口）的位置，是脈的總會，為中醫把脈之處。

錢昆不信老婆婆懂醫道，又問：「婆婆，總有人先唱吧？」

老婆婆說：「有的有的！」

錢昆問：「是誰？誰先唱的？」

老婆婆顯然記性欠佳，她想了半天，最後說：「好像是我！可是有人出了光碟呀！是誰？我老啦，記不得了！」

錢昆急了，說：「婆婆，這人要死了，妳知道哪裡有醫生嗎？」

老闆看錢昆急不可耐，歎道：「唉！我把你真沒法子！怎麼點化都不成！經歷了這麼多不可思議的事，還是開不了竅！」

竟是那老頭的聲音，錢昆回頭一看，不是老頭卻又是誰？他趕緊一把抓住老頭，說：「老先生，你要我做兒子也可以，能不能先把他救過來？」

老頭正是逍遙子，他之所以一再說法點化錢昆，是基於一段前緣。當錢昆在冰晶道長門下時，與左非右是莫逆之交。有一次左非右養的兔子病了，兩人束手無策，錢昆心中便起了一個念頭：「我以後非學醫不可！」

念頭如果只是思緒變化的現象，如漣漪般由有而無，由大變小，到此為止，倒也沒有什麼。然而有人會對某事念念不忘，一念轉生二念，小念累積成大念，便成了修道者最忌諱的「尸氣」。這種事在人間實屬平常，所以凡人嗔怒愛恨不斷，是非苦樂不停。

修道之人最怕的就是這種尸氣，來無形，去無影。只要有氣機，輕易就能毀掉一個人的道基，又將轉墮凡物。

錢昆自生此念，即落凡塵，逍遙子受冰晶道長之托，多世渡化，而孽根始終難盡。逍遙子當然知道因果相循，但是因果也必須透過這些過程，使之冰消瓦解。今生已是最後期限，必須讓他圓夢，一了多生的心願。

行醫當然有其價值，各行各業都是人類金字塔文明的一部分。但是在進化歷程上，卻有輕重緩急之別。當前人類所面臨的，是進化的方向及途徑問題，一點小小的錯誤，即有可能讓人類名列宇宙絕滅動物之榜首。

然而人類還有希望，那就是無數先聖前賢、歷劫累積的觀念思想。人之所以能反思，就是擁有過往的精神境界，相較於眼前的現實環境，有了分判認知，才有覺醒的機會。錢昆也曾在那種境界中，只因沾染了一點渣滓，才玷污了純淨的靈性。

逍遙子一再用人死點化他，不過想提供一個現成的橋梁讓他醒悟。人類已經面臨生死抉擇了，那不是醫生、工程師或政經專家的學養技術，就提得出答案的。更現實的現實是，人類在這一波變革中，真能解脫的並不多，但是能多救一個總是好的。既然解救一個靈魂要花這麼大的功夫，當然要選擇根性佳、有影響潛力的少數人了。

逍遙子說：「小狗子！你瘋啦？」

錢昆還要辯解，回頭一看，哪裡有什麼「天廚」？林桂芳不在地上，老闆不見了，老太婆也不知去向。眼前只是一間破舊的小茅屋，逍遙子坐在一個草堆上。

人一迷糊就神思不清，神思不清就是非不明！更何況錢昆是個死心眼，他腦筋還沒有轉過來，還在做夢！管他呢！人世的真真假假不是自己能分辨的，說不定這個老頭果真是自己的父親呢！

逍遙子說：「你想做醫生，是吧？」

錢昆說：「爹，是的！」

「我只懂中醫。」

「中醫也行。」

「你為什麼想做醫生？」

「要救性命呀！」

「你要救活的還是死的？」

「當然救活的！」

「活的要你救嗎？」

「活的會生病呀！」

「生病未必就會死吧！能醫好不死的病只能叫治病，不能叫救命！」

錢昆一想，是呀！又改口說：「那我救死人！」

逍遙子大怒道：「沒出息！死人怎麼救？」

錢昆急了，說：「爹！不管是治病也好，治鬼也好，救兔子也好，救人也好，救得了也好，救不了也好，我就是想做醫生！」

逍遙子歎口氣說：「唉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放著大羅金仙在眼前你也不動心！宿緣真難擺脫！人的毛病也真多，怎麼辦呢？」

錢昆求情說：「爹！我不做醫生，死也不瞑目。」

逍遙子只好說：「好吧！我先來救死人，我教，我教！」接著他面容一整，說：「既是教你，需知水有源頭，道有始終，你必須暫歸我門下才行！」

錢昆這時才領會過來，拜了師門，隨逍遙子上山修行。逍遙子本是「山、醫、命、相、卜」五術的傳人，他受冰晶道長之託，一再加點化錢昆，想教他學「山」術，也就是仙術。哪知錢昆執迷不悟，前孽已定，決心要學醫術。